

# 《吕梁英雄传》：全民抗战的缩影

■ 张志强

《晋绥大众报》的信任他们特别感激，立即着手对这124位抗日英雄的事迹进行整理。报社对作者提出的要求是，挑选其中的典型材料进行加工，编写成故事在报纸上连载。这样，两位作者就根据这些民兵战斗英雄的事迹写成了这部短篇小说。

小说描写的是吕梁山下一个叫康家寨的村庄在党的领导下建立民兵武装，实行劳武结合，反对汉奸维持会，配合八路军主力作战的英雄故事。作品描写了雷石柱、武得民、康明理、孟二楞、张勤孝、李有红、赵得胜等众多英雄形象，他们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组成民兵，斗恶霸，捣毁维持会，炸碉堡，破坏铁路，营救战友，与日军、汉奸、地主们展开了一场人民战争。

马烽、西戎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学的叙事手法，直接采取章回体的方式来叙事。“章回体”这种产生于明清时代的中国小说传统叙事方式通俗易懂，故事性较强，情节曲折生动。因而，虽然《吕梁英雄传》的故事来源于真实人物身上零零散散的事件，但在构成小说时却形成了有头有尾，有完整故事情节，有出乎意料悬念的生动、曲折的叙事作品。通篇由许多大大小小的战斗故事连缀而成。在叙述中，雷石柱这个主要人物既有自己的故事发展线索，又同时承担着这部小说“串接”人物的任务，通过雷石柱的行动把武得民、康明理、孟二楞等其他英雄一个个勾连在一起，形成了具有鲜明个性的英雄群体。

经过精心准备，从1945年6月5日开始《吕梁英雄传》在《晋绥大众报》上连载，边写边发，至1946年8月20日共95回连载完毕，历经一年多的时间。1946年4月由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合编了前一部分，组成37回出版成书。后来，作者对全部内容进行了补充、修改，共编成80回，于1949年5月由新华书店列入“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中出版。我们现在通常

阅读的版本，是1952年4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也是《吕梁英雄传》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个版本。

在连载过程中与正式出版后，《吕梁英雄传》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报社每天都会收到许多读者的来信，谈自己阅读小说的喜悦之情。当时解放区的读者大都识字不多，许多人都是请别人念给自己听，从中享受作品带给他们的快感的。有些读者不仅要读，而且还要提出见解给作家，有些问题甚至连作家都没有注意到。因为作品是由两个人联合创作的，又赶着在报纸上发，所以有时难免出现“穿帮”的情况。马烽在《散文杂感》中就记述了这样一个细节，有一次，西戎在前边的一回里写到一个老大娘被日寇炸死了，而马烽在后面写的另一回里却写到那个老大娘提上鸡蛋去慰劳英雄了。当时两个作者都没有发现这个破绽，却被一个不识字的读者注意到了。在一封由一名小学老师代写的读者来信里，那位不识字的农民相当不满地指出：“前些日子报上说她被日本鬼子炸死了，今日报上又说她还活得好好的，她是吃甚灵丹妙药啦？”

小说受关注的程度远远出乎作者与报社的意料，作品所产生的影响已经从晋绥边区有限的区域扩展到了其他解放区。小说所描写的战斗内容及人物在故事中与日伪军斗争的方式甚至被一些解放区模仿。

作品成功的原因有三点：一是故事的真实性。来自于124位晋绥抗日英雄的一线亲历故事，与晋绥大众的生活密切相关。熟悉的人物、熟悉的地点、熟悉的事件经过，虽不一定是读者亲历，但是，发生在身边的普通人的故事在有限的区域早已传播遍了，他们乐于看到“自我”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其二，作品所采取的已经被中国读者所熟悉的叙事方法是其深受欢迎的重要因素。章回体小说这种类似民间说书的手法是解放区读者所熟悉的，作品中所使用的具有鲜明个性的民间语言，也使得读者容易接受。如“维持也是为全村安生，这是蛇钻到竹筒筒里，只好走这条道儿啦。”“老鼠拉木锨，大头在后头”“钱到公事办，火到猪头烂”等俚语、俗语、大白话都是其强烈吸引读者的重要因素。第三，强烈的阅读期待。在物质生活贫穷、精神生活匮乏的时代，一部生动鲜活的抗日作品自然会让人期待了解世界、渴望命运发生转变的百姓所热衷，他们期待着从作品中看到现实与未来。

晋绥解放区人民，在共产党和抗日民主政府领导下，不顾流血牺牲，到处攻打敌寇，书写下不少可歌可泣的篇章。作为解放区长篇小说的开端，《吕梁英雄传》虽然讲述的仅是一个小村子里发生的多多益善的故事，但从中可以看出晋绥解放区军民在抗战岁月艰苦斗争的轮廓。



## 瑞金情怀

风发雷奋泛锦江，  
一片金瓯起苍黄。  
弹洞前村关山景，  
望云草堂古田光。  
叶坪战塔英烈表，  
红井爱民情意扬。  
曾起工农千百万，  
云石通告远征长。

## 遵义思怀

环山伴水壮名城，  
雾破云开现教星。  
赣水空围封锁线，  
湘江血溅路途程。  
转兵通道脱敌阵，  
际会楼议事理明。  
力挽狂澜谁掌舵，  
英明领袖用神兵。

## 长征路行

■ 李树全  
(二首)

## 短笛新韵

## 民兵支前助抗战

■ 董印选

本报2015年7月30日一版刊发的《中国民兵：辉煌之旅与时代之思》长文中，记载着这样一个小故事：

1942年，鬼子疯狂扫荡，绥西八路军被迫转移至大青山，因无磨盘碾碎粮食，战士食之腹痛者众。白生宝等3名民兵翻山越岭4昼夜，将300多斤的两扇石磨背到深山，解除了部队燃眉之急。

作为人武战线的一名老兵，品思再三，深有感触，诗铭其事。

三个普通民兵  
一身坚毅品格  
两扇石磨压身  
四个昼夜负重  
层层危崖阻隔  
条条肠道穿越  
行动开华生命  
周身奔流热血  
突破了锻造自我  
展示了艰苦卓绝  
并肩作战留壮举  
同仇敌忾向明月  
何种力量支撑  
何种信念执着  
中国必将胜利  
侵略必将败落

这个感人故事  
只是抗战洪流  
平凡浪花一朵  
这个真情传说  
只是英雄志士  
茂密森林一叶  
后方方铁流  
淹没日寇狂野  
前线将士奋力  
捷报飞扬激烈  
军民齐心协力  
魍魉灰飞烟灭



当翻开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和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联合编撰的《抗战家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5月出版)时，立即感到战争的硝烟扑面而来。一封封承载着厚重的抗战历史和文化信息的家书，让我们真实地感受到中国民众在抗御外敌中誓死不屈的民族气节和“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家国情怀。

古往今来，家书是人们信息交流的主要工具。特别是战火纷飞年代写就的家书，其时代感就更加突出和鲜明。《抗战家书》共收录了张自忠、蔡炳炎、左权、戴安澜、谢晋元等抗战先辈40余封家书及其背后的故事，具有很强的故事性与可读性。其中最早的写于“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最晚的写于抗战刚刚结束，涵盖了14年中国抗战的全过程。

在纷飞的战火中，抗战将领、义士

# 战火中的家国情怀

## ——读《抗战家书》

■ 秦延安

们视死如归，但他们也有普通人一样的爱、恨、情、仇。他们的坚硬与他们的柔软一样感人。《抗战家书》不仅是中国人民14年抗战心灵史的真实记录，更是中华民族巨大的精神财富。书中既有高级将领一心保家卫国，恨不能为抗战捐躯的热忱；也有普通士兵朴素的爱家爱国之情，对于家人的依恋与思念；更有普通民众颠沛流离中的亲情传递。无论是重要历史人物，还是普通民众，其在家书中流露的一系列内心独白，不仅记载了那段血与火的历史，而且承载着绵长而醇厚的骨肉亲情。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体会到那时的人们因日本的侵略而遭受的伤痛，体会到因伤痛而产生的愤怒和坚决的抗争，从而理解了先辈们用鲜血换来的今天幸福生活，确实来之不易。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在《抗战家书》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各阶层共赴国难、浴血疆场的民族精神。(张自忠：尽忠报国，取义成仁)收录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阵营50余国中战死的军衔最高的将领张自忠将军致战士们的信。“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的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我们的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亡于区区三岛倭寇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愿与诸弟共勉之。”将军忠心报国之意志坚强字字可见。

《谢晋元：为国而死重于泰山》是参加淞沪会战的国民革命军中校副团长谢晋元，给自己的连长张萍舟写的家信。“泰山

鸿毛之训，早已了然于胸。”从信中可以看出，谢晋元是个极有操守的军人。在指挥四行仓库保卫战中，他用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诺言，让“八百壮士”孤军奋战的事迹广为传诵。

当然，书中除了热血男儿从沙场写给亲人的绝笔之外，还包含着修身、齐家、礼仪、教化等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左权：别时容易见时难》收录的是左权将军写给爱妻刘志兰的信。“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二十一个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愿在党的整顿之风下各自努力，力求进步吧！以进步来安慰自己，以进步来酬报别后衷情。”左权将亲人间的思念幻化成共同的进步以勉励各自努力，如今读来仍令人为之动容。《一位爱国绅士临刑前的诀别书》是资助东北抗日义勇军被害的爱国绅士于登云留给妻子的遗书。“你年已小，本拟父子天年，未想半途分别，你之命，父之运也！所望读书尽心，务必前途。”信中这位慈父舐犊情深，谆谆教导，语重心长，催人泪下……一封封抗战家书就如一部血泪史，字里行间充满英雄气概，洋溢骨肉深情，其家国情怀足可感天动地。

岁月能褪去伤痕，却抹不掉整个民族的记忆。穿越历史硝烟，重读这一封封感人肺腑的抗战家书，于我们，不仅是历史的铭记，更是精神的洗礼。

## 书海速播



绘图：张锐

■ 徐晓鹏

# 文字的魅力

约瑟夫·普利策说过：“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面上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

从事20多年的文字工作，担任《中国民兵》杂志特约记者也有10个年头，如今也走上了领导岗位。从一名战士报道员开始，似乎一直没有离开过文字工作，在这种肃穆庄严的机关工作中，平时也比较严肃，时间一长有时觉得失去了自我。之所以坚持这种劳作，是因为在我看来，社会各阶层人物的时代风尚，包括我们基层官兵的生活都不应该被漠视和遗忘，而应该受到敬畏和关注。准确地说，应该受到充满爱意的关注，应该被尽可能真实地记录下来，从而让更多的人知道和了解。

就此而言，真正的文字从来就不是一种轻松的游戏，而是一个体验并述说艰辛的过程；从来就不是个人化的，而是高度社会化的；从来就不是欲望化、私利化的，而是心灵化、人性化的；从来就不是傲慢的、冰冷的，而是亲切的、温暖的。

我之所以一直在写文字，是因为在我看来，汉字给我一种度量时代和生命的质感，让我看到生活中的人们用话语传达着舒畅的心意，传达着家事国事的激动与忧伤，传达着人们渴望美好的那种无奈而细小的思想。我因此也渴望用汉字来张扬出他们活着的、一种决不妥协的、一种茂盛着生命的蓬勃力量！

我之所以在坚持着，是因为我应该承载我活着的一部分使命，不能简单无意识地按部就班地活着。而对冬日的漫天飞雪，夏日里干涸的土地，和土地上生存的芸芸众生，生命就当与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普通人共生，共度尘世。人们活着的五味甘苦就是社会的五味甘苦，他们的青衣布裤与在春风中吹生的万物相应相生，他们的悲情爱恨写成时代的影子，而这个时代能给予他们的存活愿望，就一定要有一部分人来承担，而承担这个责任的人，就必须知恩图报，裹有一颗责任心。

我理解，文字存在的意义，在于

从事文字工作者把它建立在灵魂的高处。文章要体现崇高的生命价值和精神风骨，要从审美的愉悦和激动中，从心灵的感应和共鸣中，牵引和提升精神高地。我从来就没有要求文字为我做些什么，带来什么，尽管它记录了我的履历，维系了我的梦想，释放了我的情愫。

我一直认为，优秀的文人定然是一介非常的人性之人，定然有一颗真诚善良、富于仁爱同情之心、拥有关爱众人的博大情怀。屈子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艾青的“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梁任公的《饮冰室集》、瞿秋白的《赤都心史》、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等，无不体现出文人们的济世思想、爱人之心。正是这些文人对国家对民族的深深忧患，他们的情感世界才会如此丰富多彩、如此愁肠百结，才会有对生活的独到发现，才会有对生命的诗性情怀！

从事文字的工作就要将自己的痛苦和幸福深深植于历史与社会的土壤，要有一种超越世俗的淡泊名利之心。大凡为一己私利蝇营狗苟而机关算尽，抑或为鸡毛蒜皮而斤斤计较的人，是断乎不能写出动人文字的。

多年来，我一直试图在文字中奉献给读者那么一点点只属于我个体的独特的感受，独特的构思、独特的语言，并渴望这一点独特之处能为受众所理解，所品味，所认可，所喜爱。这就是我一直在追求的“我就是我”！

(本文转自《中国民兵》杂志2015年第8期，作者系吉林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 祖父的战马

■ 曹春雷



祖父曾养过一匹马，这不是普通的马，是匹战马，曾驰骋疆场，跟着战士击杀日寇。

1944年秋天，一支八路军部队经过村庄。村里很多人都到街上看。祖父也在其中。他正在人群中看着，村长领着几个军人，朝他走过来了，后面跟着一个小战士，牵着一匹翘翘的马。

军人中的一位，是首长，对祖父说，我知道你是兽医，这匹战马受了伤，先放你这里，你好好照顾它，它叫“豹子”，在战场上立过大功，曾经几次在枪林弹雨中驮回来好几个战士，这次受了伤，不能跟着我们行军了，让它在你这里休养吧。等它伤好后，我们会回来接它的。

牵马的小战士把缰绳给了祖父，然后在战马上亲了一下，一步三回头地走了。于是，这匹叫做“豹子”的战马就在村里留下来了。

祖父检查了“豹子”的伤势，它的左后腿被子弹击穿，受伤很严重。把它安顿在自家院子里，祖父去了山上，采来草药，捣出汁液来，用布包裹着，为它覆上。每天都为它换一次药。

在祖父的精心照顾下，战马一天比一天好起来，走得越来越稳了，皮色越来越亮，走地越来越稳了。

在“豹子”彻底好了之后，祖父牵着它去原野遛一遛，它在原野上疾驰如

风，枣红的鬃毛飘逸，威武矫健。祖父一直记着首长的话，“豹子”伤好后，部队会回来接它的。而“豹子”仿佛也记得首长的话，每次去街上，走到当初首长将它交给祖父的那个地方，它都会伫立一会儿，静静地，昂首望向远方。

祖父懂得它的心事，他曾对祖母说，“豹子”是想念部队，想念它的战友了。战马是为战场而生的，待在乡间，回不到疆场，它会郁闷的。祖父常牵着它到河边，一边为它擦洗，一边和它说话；别急，总有一天你会回到你的战友身边的。

那时，村里牛少，耕地时，村里有人来找祖父，想借“豹子”去拉犁。祖父很生气，那怎么行，战马是用来在战场打仗的，不是用来在田间拉犁的。自家的地，也是祖父用犍头一点点刨的，也没用“豹子”拉犁耕地。

没事时，祖父经常牵着“豹子”去原野，骑着它驰骋，为它将来回战场做训练。

然而，部队上的人没来，一直到1945年日本鬼子被赶出中国，也没再来。“豹子”却一直在等待着，它常常伫立村口，望向远方，有时会长长地嘶鸣。祖父知道，那是它对战友的呼唤。

后来，它一年年老了。1955年病逝。在去世的那一天，它还努力挣扎，想站起来，祖父说，那一刻，它还忘了要回部队。

“豹子”倒下后，祖父把它埋在村西自家田地里，并用薄石板立了一个碑，上面只有4个字：

战马：豹子。